

虞初新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虞初新志

下
「清」張潮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虞初新志卷之十一

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

過百齡傳

錫山 秦松齡 留仙

錫固多佳山水。間生瑰閎奇特之士。常以道藝爲世稱述。若倪徵君雲林。以壽華學士鴻山。以詩王僉事仲山。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。則以奕其爲道不同。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。則一也。百齡名文年。爲邑名家子。生而穎慧。好讀書。十一歲時。見人奕。則知虛實。

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。是無難也。與人奕。奕輒勝。于是問黨間。無不奇百齡者。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。奕品居第二。過錫山。求可與敵者。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。至則尚童子也。葉公已奇之。及與奕。葉公輒負。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。葉公顯者。若當陽負。何屢勝。百齡色然曰。奕固小技。然枉道媚人。吾恥焉。况葉公賢者也。豈以此罪童子耶。葉公果益器之。欲與俱北。以學未竟辭。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。遂益殫精於奕。不幾年。學成曰。可以應當世矣。會京師諸公卿聞

其名有以書邀致者。遂至京師。有國手曰林符卿。老
游公卿間。見百齡年少。意輕之。一日諸公卿會飲。林
君謂百齡曰。吾與若同遊京師。未嘗一爭道角技。卽
諸先生何所用。吾與若耶。今願畢其所長。博諸先生
歡。諸公卿皆曰諾。遂爭出注約。百緡。百齡固謝不敢。
林君益驕。益強之。遂對奕。枰未半。林君面頸發赤熱。
面百齡信手以應。旁若無人。凡三戰。林君三北。諸公
卿譁然曰。林君向固稱霸。今得過生。乃奪之矣。復皆
大笑。于是百齡基品。遂第一名。噪京師。當是時。居停

主某錦衣者。以事繫獄。或謂百齡曰。君爲錦衣客。須
謹避。不然。禍將及。百齡毅然曰。錦衣遇我厚。今有難。
而去之。不義。且吾與之交。未嘗干以私。禍必不及。時
同客錦衣者。悉被繫。百齡竟免。已天下多故。百齡不
欲久留。遂歸隱錫山。日與一二酒徒。狂嘯縱飲。不屑
屑與人奕。獨微逐角戲。以爲樂。百齡素貧。出遊輒得
數百金。輒盡之博。策其戚黨譙訶百齡。百齡曰。吾嚮
者家徒壁立。今所得貲。俱以奕耳。得之奕。失之博。夫
復何憾。且人生貴適志。區區逐利者。何爲噫。若百齡

者可謂奇矣。以相國之招而不去。以金吾之禍而不避。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。爲公卿門下客者。垂四十年。而未嘗有干請。若百齡者。僅謂之奕人乎哉。張山來曰。善奕者多在垂髫。然其人往往壽於壽。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。豈其命名爲之兆耶。

八大山人傳

陳鼎定九

八大山人。明寧藩宗室。號人屋。人屋者。廣夏萬間之意也。性孤介。穎異絕倫。八歲卽能詩。善書法。工篆刻。尤精繪事。嘗寫菡萏一枝。半開池中。敗葉離披。橫斜水面。生意勃然。張堂中。如清風徐來。香氣當滿室。又畫龍丈幅間。蜿蜒升降。欲飛欲動。若使葉公見之。亦必大叫驚走也。善詠諧。喜議論。娓娓不倦。嘗傾倒四座。父某亦工書畫。名噪江右。然喑啞不能言。甲申國亡。父隨卒。入屋承父志。亦喑啞。左右承事者。皆語以

日合則頷之。否則搖頭。對賓客寒暄。以手聽人言。古今事心會處。則啞然笑。如是十餘年。遂棄家爲僧。自號曰雪个。未幾病顛。初則伏地嗚咽。已而仰天大笑。笑已。忽跣踴躍。呌號痛哭。或鼓腹高歌。或混舞於市。一日之間。顛態百出。市人惡其擾。醉之酒。則顛止。歲餘病間。更號曰个山。旣而自摩其頂曰。吾爲僧矣。何可不以驢名。遂更號曰个山驢。數年。妻子俱死。或謂之曰。斬先人祀。非所以爲人後也。子無畏乎。个山驢遂慨然蓄髮。謀妻子。號八大山人。其言曰。八大者。

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
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
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
故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
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
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
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
其顛如此

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

閱山人詩書。大有唐宋人氣魄。至於書法。則胎骨於晉魏矣。問其鄉人。皆曰。得之醉後。嗚呼。其醉可及也。其顛不可及也。

張山來曰。予聞山人在江右。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。作畫。或二三日不放歸。山人輒遣矢。堂中武人不能耐。縱之歸。後某撫軍馳柬相邀。固辭不往。或問之。答曰。彼武人何足較。遣矢得歸可矣。今某公固風雅者也。不就見而召我。我豈可往見哉。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亞字。或其人不可與語。則舉

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展子最愛其書恨
相去遠不能得也

圓圓傳

陸次雲

雲士

圓圓陳姓。王峰歌妓也。聲甲天下之聲。色甲天下之色。崇禎癸未歲。總兵吳三桂慕其名。齎千金往聘之。已先爲田畹所得。時圓圓以不得事吳。怏怏也。而吳更甚田畹者。懷宗妃之父也。年耄矣。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。以歌之。畹每擊節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。甲申春。流氛大熾。懷宗宵旰憂之。廢寢食。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。畹進圓圓。圓圓掃眉而入。冀邀一顧。帝穆然也。旋命之歸。畹第時聞師將迫畿輔矣。帝急召

三桂對平臺。錫蟒玉。賜上方。託重寄命。守山海關。三桂亦慷慨受命。以忠貞自許也。而寇淡矣。長安富貴家。胥皇皇。晚憂甚。語圓圓曰。當世亂而公無所依。禍必至。曷不締交於吳將軍。庶緩急有藉乎。晚曰。斯何時。吾欲與之縑繆。不暇也。圓圓曰。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。公鑒於石尉。不借人看。設玉石焚時。能堅閉金谷耶。盍以此請。當必來。無卻顧。晚然之。遂躬迓吳觀家樂。吳欲之。而故郤也。強而可。至則戎服臨筵。儼然有不可犯之色。晚陳列益盛。禮益恭。酒甫行。吳

卽欲去。哢屢易席。至邃室。出羣姬。調絲竹。皆殊秀。一
淡妝者。統諸美。而先衆音。情艷意嬌。三桂不覺其神。
移心蕩也。遽命解戎服。易輕裘。顧謂哢曰。此非所謂
圓圓耶。洵足傾人城矣。公寧勿畏而擁此耶。哢不知
所答。命圓圓行酒。圓圓至席。吳語曰。卿樂甚。圓圓小
語曰。紅拂尚不樂。越妻矧不迫。越公者耶。吳額之。酣
飲間。警報踵至。吳憚不欲行者。而不得。不行。哢前席
曰。設寇至。將奈何。吳遽曰。能以圓圓見贈。吾當保公
家。先於保國也。哢勉許之。吳卽命圓圓拜辭。哢擇細